



繁露

一群孩子們在園聚嬉戲，他們手執斧頭、柴刀、以及各種不同式樣的小刀，一下又一下地很有興趣的用力砍着被按在左手下面的一根樹枝，或是一段不很整齊的小木頭。

「喂，小黑炭，你砍得太深了呀！瞧，裏面的木頭都給砍裂了！」十六七歲的小牛，儼然以指導者自居，停下了自己手上的半月斧，糾正小黑炭的落手太重。

「小牛哥，我不玩了，太淺、不破皮、太深，又傷了木頭！」小黑炭息了手懊惱地拾起一對烏黑的眼珠。

「你不玩了？那你不跟你爸爸上山去了？」

「當然要上山去的！」小黑炭勇敢地挺一挺胸脯，很快又舉起柴刀，小心地朝着樹枝上一下下砍去：「小牛哥，你瞧，這樣好不好？」

「對了，對了，還要輕一點，輕一點……」喂，這幾下好了，剛剛把樹皮裂開才好！」小牛誇獎似的使勁在小黑炭後腦打了一下，然後熟練地繼續他自己的工作。

「哎呀，小牛哥，你來瞧，阿寶砍了半天，樹皮一點沒有裂開來！」坐在阿寶旁邊的茂林忽然大笑起來。

小牛立刻跑過去，一把搶過阿寶手上的小斧頭：「飯桶，用點力呀，這樣怎麼能跟我們上山去？瞧，像這樣一手按緊，一手用力砍，不要離得太遠，也不能太近……知道嗎？要不然我們把你丟下來，不帶你上山去！」小牛示範似的一連在阿寶的細木條上砍了七八刀，每一落手，樹皮隨聲而裂，周圍的孩子們有約伸出小舌頭，有的簡直看呆了。

曠野蕩漾起一片劈拍之聲，春日的陽光柔和地親吻着大地，和大地上嬉笑戲樂的孩子們。油菜田飄來了陣陣花香，杜鵑悄悄地披上一襲鮮紅的衣裙，向那些荒蕪的野草炫耀她的美麗，似乎忘了她的青春也是短暫的。

「喂，小牛哥！喂，阿寶，你看他們下山來了，我爸爸他們回來了！」小黑炭突然有了發現，不覺丟下柴刀，邊喊邊朝遠處那堆人影奔去。

孩子們都興奮得高叫起來，只有小牛似有所感地呆立不動。

村子裡所有的都出來了，特別是老婆婆和大嫂們，她們更是欣喜萬分，但也顯得非常緊張。無數雙眼睛不眨地釘住那老遠的一群。期待、不安、恐懼、激動，再加上一份無比的喜悅，這就是她（他）們一翹首迎候者的心情。

「回來了！他們下山了！」每個角落都是同樣的聲音，震撼了整個小村。一位神經質的中年村婦，一對灰暗色的大眼睛，飽含着滿眶淚水，右手攙扶着另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，同擠在門邊觀望。老人深陷無光的眼珠，平板地直視前面，乾癟的嘴巴開得緊緊的。人聲愈來愈近，佇立在門前的人群如浪

潮似的一擁而前，歡呼，喧嚷之聲，形成了一段雜亂的交響曲。

剎時間一聲尖銳的哀號，李家小媳婦淚痕滿面地衝出人群，狂奔回去。站立在門邊觀望的中年村婦，此時不自禁地戰慄起來，恐怖地緊緊地倚着老人。但老人，依然是平板的臉，平板的神情，顯然並不驚奇，也無動于衷。

不遠處，是張大媽和一位背着行囊的下山者輕輕地在對話：「這次去了幾個？」

「三個！」

「收成總算不錯罷？」

「天公幫忙，收成倒不壞！」

「可是！可是李家小媳婦才新婚五個月——」

「那有什麼辦法呢？這叫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咱們生長在這塊地方，幹的是祖傳行業，靠的是老爺爺，妳說是不是，張大媽？」

小牛滿頭大汗的擠出人群，奔到中年村婦身旁，興奮地大叫：「媽，媽，今年冬天我可以上山去了，洪大叔答應帶我同去！」

「不——」那村婦痛苦地扭動了一下嘴角，恐懼地望了一眼老婦人不敢再說下去。

「小牛，我的好孫子，加緊練習本事，奶奶（母祖）答應你今年上山去！」老婦人顫抖地伸手撫摸着小牛，輕聲地：「這麼高了，像個大人了，也應該上山了！」

「啊，奶奶，您真的答應我了？我高興死了，我也要跟他們一齊上山，一齊去賣貨，然後從城里給您買金簪，金耳環，奶奶，您不是很想有一支耳爬嗎？媽，我也給您買衣料，最好的衣料——啊，媽，您怎麼了？」小牛茫然不解地望着母親突以手掩面，轉身回去了。

「孝孫子，奶奶一定等着你的耳爬，快去用心練本事罷！」老婦人平板的臉展開了一絲微笑。

「啊，奶奶，我走了，我去練本事了！」小牛跳躍着邊跑邊叫：「小黑炭！阿寶！我們快來砍呀，今年我要上山了，告訴你們，我要上山了！」

十數年前，正當寒冬降臨大地，四郊呈現出一片蕭殺氣象，小河邊的垂柳就像一把枯乾蓬鬆的長髮，隨淒厲的西風搖擺哀鳴。只有村前的幾株梅樹，光禿禿的枝幹，吐出了一連串臘黃，飽滿，光澤

（下接廿六頁）



香菇客回來了！